

大型清装悲剧
半把剪刀

(高甲戏)

据天方同名甬剧本翻编

高甲剧团

PDG

天方夜剪

据天方同名甬剧本翻编

时间：清代。

地点：浙江。

人物：曹锦棠——候补道，后任宁波知府。25岁到43岁。

曹母——其母。50余岁。

梁惠梅——锦棠妻，21岁到39岁。

曹丑男——惠梅的私生女。18岁。

金蛾——曹家婢女，22岁到40岁。

陈根福——金蛾胞弟，客栈伙计，21岁到39岁。

赵峙松——曹家世友，举人。60余岁。

银蟬——曹家婢女。

玉蝶——曹家婢女。

青松——曹家男仆。

绿柏——曹家男仆。

羊儿——惠梅的陪嫁丫环。

徐清道——富绅。45岁到63岁。

黄氏——徐清道妻。45岁到60岁。

徐天赐——徐家养子。18岁。

徐贵——徐家男仆。

徐妈——徐家女仆。

周鸣鹤——鄞县知县。

作 者。

衙役四人。

刽子手二人。

次 場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第五場
第六場
第七場
第八場

被污
遺逃
換子
遇救
見仇
重逢
惊变
辨冤

第一场 被污

(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

(曹家客厅。雕梁画栋，金碧相映。

客厅的一角有一雅致的小门，内即曹锦棠卧室。另有过道通大厅。

厅上红灯高悬，婢仆们往来如梭，收拾，布置。

众婢仆：(合唱)雕梁画栋隔飞金，世厚之家年々兴，
自古高祿降富门，新树旗杆入云层。

青松：(接唱)一幅新画挂中堂，一付对联两边分。

绿柏

金娥：(接唱)玉器宝玩放齐正。

玉蝉

众婢仆：(合唱)戏文屏風挂角门。

(收拾完毕，婢仆们恭候一旁。玉蝶扶曹母出。

曹母：(唱)老树逢春叶放青，人逢喜事好精神。

子得新官母心喜，官家世代扬美名。

众婢仆：参见夫人！

曹母：你等摆设喜堂，可已齐备。

众婢仆：禀夫人，都已齐备。

曹母：(容光焕发)如今少爷得了官职，你等从此改口称为老爷，称我为老夫人。

众婢仆：领命。

曹母：退边伺候！

众婢仆：领命。(分别下)

曹母：金娥。

金娥：(止步)姁在。老夫人有什么吩咐？

曹 母：老爷卧房你可收拾齐整吗？

金 娥：已经齐整。请老夫人过目。（掀小门帘）

曹 母：（在门外浏览一下，满意地）嗯！（折回）

（唱）吾儿生性喜洁净，卧房收拾甚齐整，

锦上添花银加金，从此门楣百倍兴。

青 松：（上）禀夫人，少爷……

曹 母：（不乐）嗯！……

青 松：（忙纠正）噢，禀老夫人，老爷荣归。

曹 母：哦，我家锦棠儿来了。

（曹锦棠冠带上，见金娥凝视。金娥羞，和青松退下。）

曹锦棠：（念）重金捐得侯补巴，美女高官有何难！参见母亲。（跪）

曹 母：（扶）孩儿免礼，一旁坐下。

曹锦棠：谢母亲。（起身端坐一旁）

曹 母：我儿，你如今是为官之人了，你母有活要与你言明。

曹锦棠：（欠身）请母亲教示。

曹 母：（唱）曹家世代是官门，千年万载传美名。

将来你一旦补实缺，理该爱民如子报皇恩。

曹锦棠：（接唱）母亲你句句是金言，孩儿时刻记在心。

不贪祖宗好家声，不贪慈母望儿情。

曹 母：如此甚好，只是你母还有一件心事。

曹锦棠：母亲请说。

曹 母：曹家并无三兄四弟，香火全在你一人身上，虽然你自幼和深家订亲，只为功名未就，一直耽搁至今，如今官已有了，你母亲想为你早日成亲，若能生下一男半女，我也好放心。

曹锦棠：请母亲作主。

曹 母：媒翁赵举人，我已令人相请，一来商议亲事，二来今日

宾客甚多，请也作陪。为何至今未来？

青松：(上) 稟老夫人，老爷，赵老爷到。

曹母：提起曹操，曹操就到。有请。

青松：是。(下)

(内声：“有请”赵崢松上，曹母，锦棠起迎。)

赵崢松：恭喜贤嫂，贺喜贤姪。(揖文)贤侄正是旭日临门早，春光及第先！

曹母：
曹锦棠：托老世伯洪福！

赵崢松：岂敢，岂敢。

曹母：请上座。

赵崢松：啊，岂敢，岂敢。

(曹母与赵崢松相互谦让，送金娥送茶上，不慎被撞，茶碗落地跌碎。)

金娥：啊！

曹母：(不乐)今日是什么日子，你竟敢打破家具！

赵崢松：今日是贤侄新贵日子，做事如此鲁莽，真是岂有此理！此人若在我家，定然定贵无凭。

(曹母拔头上的金簪，欲刺金娥。)

金娥：(下跪求饶)啊，老夫人……

曹锦棠：母亲，依孩儿看来，这正是可喜之兆。

赵崢松：何以见得？

曹母

曹锦棠：这正是“跌碎旧瓷碗，互换白玉盅”也，这是孩儿从今要改换门庭，重振家声的大喜之兆啊！

赵崢松：哈哈！好一个“跌碎旧瓷碗，互换白玉盅”也！贤侄真好才华。

曹 母：(笑) 嘿，倒也无错。何况我从来慈悲为本，轻易不动家法。(对金娥) 下次小心，退边。

金 娥：谢老夫人。(下)

(赵崢松，曹母，曹锦棠分宾主就座，金娥重新送茶后复下。)

赵崢松：不知贤嫂相请，有何见教？

曹 母：赵世伯，锦棠早年聘定梁氏元女，乃是世伯你为媒，如今长大成人，锦棠又是居官，老身意欲择吉迎娶，芳甥世伯前去梁家商议，以便完成花烛。

赵崢松：哈哈，贤嫂心事我已预知，你未开口，梁家我也去过，他也有此意，只待你择选黄道吉日，便好成亲。

曹 母：老世伯想得真周到呀！

赵崢松：老贤嫂，月老是我做，红丝是我牵。如今贤侄是新贵人，梁家侄女命大福大。这是麒麟对凤凰，金童配玉女。天赐好姻缘，谁人不阿谀。君子自当成人之美，两下奔走何足道哉！(笑) 哈哈！

曹 母：(乐) 哎哟，老世伯说得太好了。

赵崢松：老贤嫂，可曾择定吉期。

曹 母：今日略备水酒，请老世伯小饮，即便商可。

青 松：(上) 禀老夫人，老爷，东门徐道送玉如意一对，大厅候见。

(呈红帖)

绿 柏：(上) 禀老夫人，老爷，南门陈老爷送翡翠鸟八只，大厅候见。

(呈红帖)

金 娥：(上) 禀老夫人，老爷，西门姚太太送彩轿十匹，大厅候见。

(呈红帖)

银 蟬：(上) 禀老夫人，老爷，北门姜老夫人送黄金鲤鱼一条，大厅候见。(呈红帖)

曹 母：哎哟哟，礼物如此丰盛，我怎敢当，快拿奇酒，说我即刻就来。

众婢仆：是。(退下)

曹 母：老世伯，棠儿年轻，堂上客人万望代我好々照应。我快上大厅。

赵崢松：哎哟，当之有愧，却之不恭也。

曹锦棠：请。

赵崢松：请。

曹 母：老世伯请。

赵崢松：老贤嫂。哈哈……(三人同下)

(稍顷。陈根福冒失地上。)

陈根福：阿姐，阿姐！

金 蛾：(上) 哟，小弟，你来此何事？

陈根福：阿姐，上次拿来的衣服洗好吗？

金 蛾：噢，洗好了。待我去拿。

陈根福：噢，(金蛾进内拿衣包出)

金 蛾：小弟，衣裳拿去。你快回去吧。

陈根福：哎，且慢，阿姐，这处有二两银子，给你做件衣裳。

金 蛾：哟，小弟，你在客楼做伙计，平时工钱只够自己用，这银子是从何而来？

陈根福：这是我替人送信得来的。

金 蛾：你为何替人送信？

陈根福：说起来真好笑。

金 蛾：怎说？

陈根福：阿姐啊！（唱）初七八，更深人静，一位小姐来租房间。

托我送信去给桑君家，便是桃源巷顶，

只要外子不讲起，送我银子做人情。

金 娥：你答应也无？

陈根福：当然答应。若先那有这银子哪。

金 娥：哎哟，小弟，你又不晓得为了何事，惹出祸来要怎样！

陈根福：阿姐，免急呀，待小弟再说明。这位桑君家见信，即时随我到店，两人房中商议。

金 娥：啊，商议何事？

陈根福：（唱）两人商议虽低声，我在门外听得清。

原来因是有私情，那小姐怀孕三月身。

只为夫家要迎娶，恐怕发觉难做人。

私约情人暗商芳，寻医打胎除祸根。

那知医生不应承，闹到半夜才出行。

金 娥：哎，小弟，这种外路钱下次莫池。

陈根福：怎说？我一不偷，二不盗，她情愿给我，我情愿去趁，有何不可？

金 娥：好了，好了，只顾说话，都给你耽误了。你回去吧！

陈根福：阿姐，为何今日一直赶我？我常来常往，他们也识我，我不贪不取；难道我每次来叫你洗衣裳，头家也有闲活吗？

金 娥：不是。老爷在省城捐官回来；宾客甚多，你在此也不方便。

陈根福：（诧异）老爷？这处老爷都过世了？

金 娥：哎哟，是这处少爷，做了官要改口称老爷啦。

陈根福：哦，什么官？

金 娥：叫什么“候补道”。

陈根福：候补道。

〔幕后赵崴松声：“告辞，告辞！”曹母声：“送客！”〕

金 娥：快去！快去！（推根福）

陈根福：（无奈）唉！（二人下）

〔曹母在玉蝶扶持下和锦棠上。〕

曹 母：四月十六是你大喜之日，你要早作准备。

曹锦棠：谨遵母命。请母亲入内。

曹 母：你也早些安息。（偕玉蝶进房）

曹锦棠：金娥，金娥！

〔金娥幕后声：“噢，什么事？”〕

曹锦棠：啊……倒杯茶来。

〔金娥幕后声：“来了”。少刻，端茶上。〕

金 娥：老爷请食茶。

曹锦棠：放在桌上。

金 娥：噢。（执茶要走）

曹锦棠：金娥，（金娥止步）你方才打倒茶碗，手可有烫着无？

金 娥：哦，无，方才多谢老爷为我讨情。

曹锦棠：无什么。唉。您日做宿做实在辛苦呀，偶然失手也是会的。

金 娥：（稚气，直率地）老爷，上次银蟾打破一块碗，被老夫人责打，你为何不讨情呀？

曹锦棠：（微窘）这……哎，金娥，银蟾怎能与你相比？我是敬重你的为人呀。

金 娥：（不解）老爷，我有什么可给你敬重啊？这样说我担当不起呀。

曹锦棠：你完全担当得起。俗语说：百善孝为先，你的孝心常令我感动。

金 娥：老爷，你……

曹锦棠：金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年你进府之时。

金 娥：当年？

曹锦棠：当年正是严冬，霜寒日冻！

金 娥：（唱）你母饥寒交迫，一病亡，可怜你弟幼家贫难安葬。

只得卖身我府中，至今七年头，往事历历你定不忘。

〔金娥被触动心事，啜泣。〕

曹锦棠：（接唱）曾记古时曹娥女，为父投江命送阴司，

你虽非曹娥是金娥，孝心可与曹娥比。

金娥，我是可怜你，敬重你，一直对你另眼看待，但

愿你来日嫁一个好郎君，才不负你这卖身葬母的孝女。

金 娥：（唱）从前件件辛酸事，点点滴滴记心里，

卖身葬母多々有，怎能与孝女曹娥比。

我不想山珍海味绫罗袄，只求咸菜淡饭粗布衣。

老爷呀，时间无早请老爷安息，我还有要事去料理。（要走）

曹锦棠：（阻）且慢，金娥呀！

（唱）人往高走水往低，你今不可失志气。

千年瓦片尚有翻身日，你怎会永无出头期？

以后若有疑难事，我定然相助不迟疑。

金 娥：老爷，你为何待我这样好呀？

曹锦棠：见难相助，是我甘读书人本份，你何须挂齿？（默心大

起）金娥，我在省城也常々想念你……（拉娥手）

金 娥：（惊避）老爷！你……（欲走）

曹锦棠：金娥，你捧一杯茶送到我房中！

金 娥：啊！

曹锦棠：去呀！

金 蛾：啊！老夫人……（不敢进房）

曹锦棠：不住声张！（狰狞地逼金蛾进房）

〔灯急暗。鸡啼声，灯渐明。青松扫厅出。金蛾从角门
啜边出，

青 松：（惊奇地）金蛾，你……

金 蛾：（惊）啊！（捂着脸忙逃）

〔玉蝶送参汤上，和金蛾相撞，参汤碗落地跌碎。

玉 蝶：啊！

〔金蛾逃下，曹母闻声出。

曹 母：何事？（见地上碎碗，怒）你……

玉 蝶：啊，老夫人，不是我，是金蛾……

曹 母：金蛾怎样？

玉 蝶：是金蛾将我撞破的。

曹 母：金蛾何故？

青 松：老夫人，金蛾……

曹 母：怎样？

青 松：金蛾啼々哭々从老爷房中出来……

曹 母：（怔）啊！从老爷房中出来？这，这还了得？——（转念）

嗯，不是不是，一定是你乱胡言。以后若再乱说，就将
你活々打死！

〔仆下

第二场 遭逐

(炎夏。曹家花园，荷开满池，迴栏曲折，垂柳如帘。

有走廊通内厅，金蛾凭栏暗泣。

金蛾：(唱)阮身怜似孤舟沧海行，狂风巨浪任飘零。

曹锦棠，堪痛恨，你不该害我终身只处断梗浮萍。

如今已怀三月孕，他却在闺中恋新婚。

我又亲像许墙头草，受尽风霜谁可怜！

(曹锦棠上，见金蛾哭，想躲开。

金蛾：(见锦棠，忙叫住)老爷！

曹锦棠：(无奈站住)金蛾，你叫我？何事？

金蛾：(气愤地)难道比等你就干休吗？

曹锦棠：唉，金蛾，你想我有什么办法呢？新奶子一步都不离开我，我……唉！

金蛾：老爷，那一夜你自己说的话难道你都忘记吗？

曹锦棠：我……

金蛾：(唱)曾记你甜言蜜语，对我恩爱永不忘记，

谁知今日，你山盟海誓已全丢在九霄云里。

到如今只见房中新人欢笑，怎知门外有人双泪淋漓。

你不该，欺弱女，强折花枝随手抛弃！(哭)

曹锦棠：哎！金蛾哪！

(唱)我对你深情不移，原想偕老百年期。

谁知平地风波起，母命难违娶了梁家女。

只得强颜对新人，你的恩情不敢忘记。

(白)金蛾，你不可急！

性急难折花蒂刺，只得慢慢设法来计议。

金蛾：不能再等了！

曹锦棠：为何呢？

金 娥：我，我已经有了……

曹锦棠：啊！多少日子了？

金 娥：三个月。

曹锦棠：（狼狈）这……

（内梁惠梅声：“老爷，老爷！”）

曹锦棠：呀！新奶子来了，你快去吧！

金 娥：我……（愤然走下）

（梁惠梅上，与金娥相遇，金娥急下。）

梁惠梅：老爷，你在这处呀，我遍地找无你。

曹锦棠：（笑脸相迎）惠梅！你快来，这处荷花开得真好看呀！

梁惠梅：方才金娥在此何事？

曹锦棠：无……什么。

梁惠梅：怎样，我看她好象还哭过。

曹锦棠：（搪塞）是呀，我在这裡赏荷花，她以内面走出来，无小心将我鼻烟壶撞落在池中，被我责骂，以此啼哭！哎！太太，这种人莫睬她，咱来赏荷花吧。

梁惠梅：（心中有事，也不介意）老爷，你都说今日要出门拜客？

曹锦棠：正是。

梁惠梅：到你要去呀？

曹锦棠：我想不去了。

梁惠梅：为何又不去了？

曹锦棠：我是为了一蕊花，才不愿离开呀！

梁惠梅：是不是为了这池荷花？

曹锦棠：（摇头）不是。

梁惠梅：这处无别样花了。

曹锦棠：(笑)太太哪！

(唱)这池荷花虽堪赏，怎及你如花似玉美娇容；

怎忍将你放免闺中。

(白)来什么。

(接唱)我不出门拜客与你同赏荷花在园中。

梁惠梅：(唱)虽是燕尔新婚恩爱重，也不可儿女情长恋闺中。

望君须着拜客去，妾在家中苦玉郎。

(丫儿上。见情不敢上前，即坐在假山后等候，不觉瞌睡起来。

曹锦棠：(唱)你不愧贤德千金女，言语虽轻情意重。

贤妻深恩决不负，从此立志奋发不放松。

梁惠梅：那你要去拜客去吗？

曹锦棠：我即时就去。

梁惠梅：(笑)如此才好。你早去早回，免得阮挂念。

曹锦棠：是是是，贤妻嘱咐不敢不遵。(一揖)哈哈！(下)

梁惠梅：(望锦棠走远)为何丫儿还无来呀？

(假山后传出鼾声。

梁惠梅：(闻声)哟，谁人在此瞌睡呀？(寻见丫儿)哎哟，正是你呀！丫儿！丫儿！

丫儿：(睡眼惺忪)啊小姐！

梁惠梅：我在此处，你为何在此瞌睡啊？

丫儿：我见你同老爷在说话，不敢出来，谁知就瞌睡了。

梁惠梅：好了，好了！(从怀里拿出信，交给丫儿)你最要紧！须要小心。

丫儿：噢！(睡意未醒，朝外就走)

梁惠梅：(叫住)喂，喂，从后门去！

(丫儿昏昏沉沉地起身往后门走，慌忙中将信遗失地上下。

(梁惠梅见丫儿走了，正欲回房。陈根福上。

陈根福：阿姐，阿姐！

梁惠梅：喂！你找谁？

陈根福：我找……（见惠梅）噢，你都是上次托我送信的梁小姐啊！

梁惠梅：噢！你是隆兴客棧的伙计吗？

陈根福：你怎么在此地呢？

梁惠梅：你怎么会到此地来啊？

陈根福：这处我常来，我阿姐在这处呀！

梁惠梅：啊！你阿姐是谁？

陈根福：我阿姐叫金娥。

梁惠梅：噢！金娥是你阿姐，（不安）金娥……

陈根福：噢！我常来叫我阿姐洗衣裳，今日也是来拿衣裳的。

梁惠梅：啊！哦……是这样……

陈根福：我阿姐在家吗？

梁惠梅：在內面，我去替你叫！（急下）

陈根福：多谢你。嘻，真是稀奇！

（金娥上）

金娥：小弟，我来啦！

陈根福：阿姐，衣裳洗好吗？

金娥：洗好了，你外面去，我去拿。（欲下）

陈根福：噢，且慢，阿姐，方才来叫你的是谁人？

金娥：是这处的新奶子。

陈根福：噢？她就是新奶子！阿姐，这个人我认识她！

金娥：你怎么认识的？

陈根福：上次我拿二两银子给你，你还记得吗？

金娥：记得呀！你说是一个小姐叫你送信。

陈根福：是呀，你猜这位小姐是谁？

金 娥：是谁？

陈根福：就是她呀！

金 娥：（急掩金福嘴）你不可着错人。

陈根福：阿姐，真实的，她也识我唔！

金 娥：真的？

陈根福：是呀！上次医生不肯打胎，她苦々哀求，唉哟，我听见也真难过呀！

金 娥：小弟，这话外边不可说，说出去害得新奶奶难做人啦！

陈根福：难吃太饱去管她的闲事。阿姐，你去拿衣裳吧！

金 娥：好，你外边等我。现在不比从前，老夫人吩咐，以后底下人有害往来，只许在后门等候，若无以后就不准再来。

陈根福：（乞）啊！这话怎说？咱也不是来偷拿偷取？

金 娥：好了，好了。你若要再叫我关你洗衣裳，就着吞忍！（催他，自己下）

陈根福：唉！气死人，穷人就不是人吗？（边嘀咕边走，偶然见地上的信）啊，信？（拾起，读）“杏花街一号梁君家先生亲启……”哟，这都是梁小姐上次叫我去的所在啊！——噢！着了，想必是个藕断丝连，书信来往，无小心掉落在这处了。（想）唔，等衣裳拿来，才顺便替她送去，再趁儿两银子来用，有啥不好？来去外边拿衣裳（下）

（金娥上）

金 娥：小弟，小弟！（向外走）

〔梁惠梅上〕

梁惠梅：金娥！

金 娥：啊！新奶奶。

梁惠梅：去我房内去取一杯茶来。